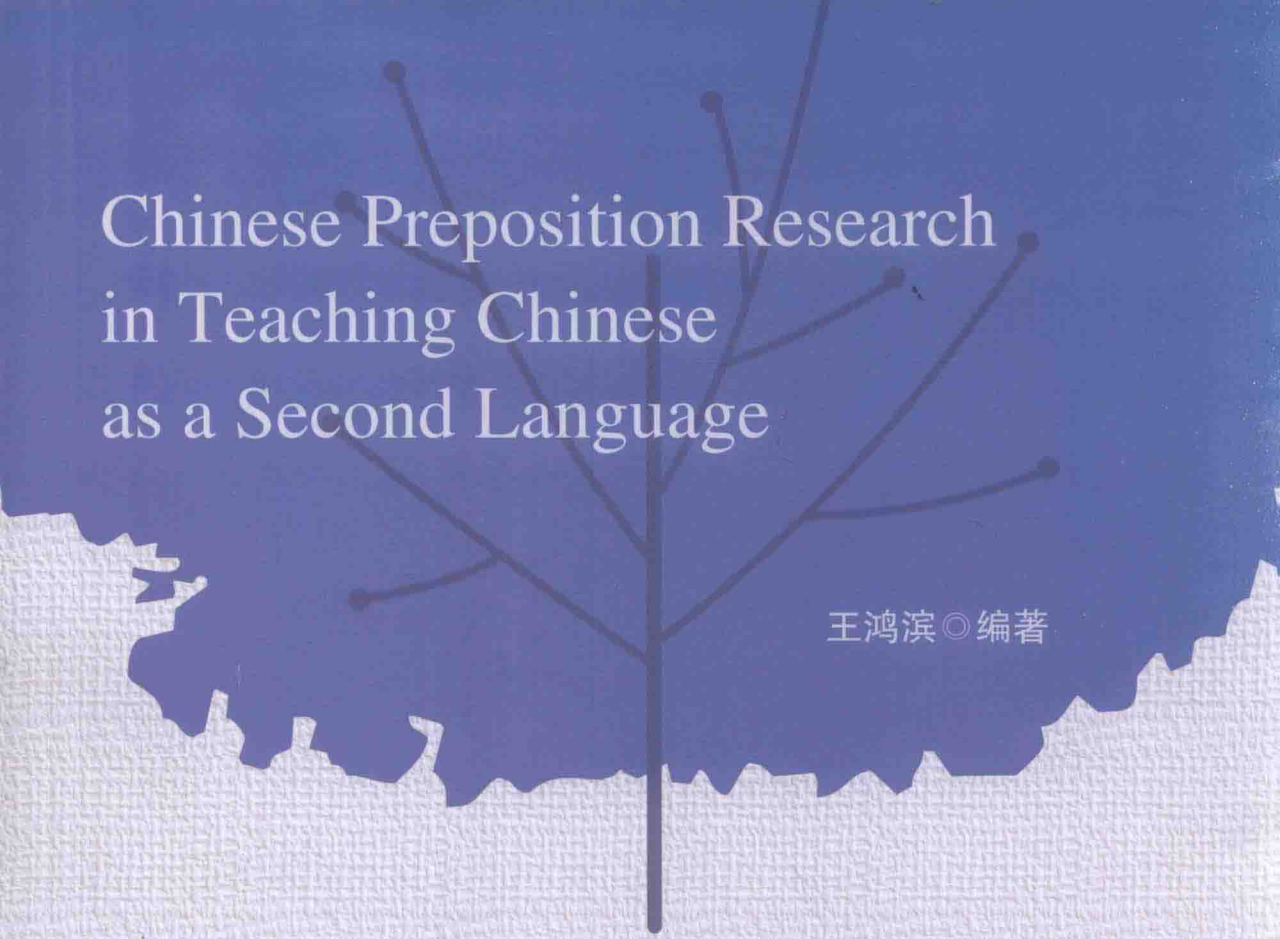




Chinese Preposition Research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王鸿滨◎编著

面向二语教学的 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Chinese Preposition Research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王鸿滨◎编著

面向二语教学的
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向二语教学的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 王鸿滨编著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043-7911-5

I. ①面… II. ①王… III. ①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0353号

面向二语教学的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王鸿滨 编著

策 划 李亚明
责任编辑 许珊珊
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93(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911-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本书出版得到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系统对比和
汉语介词教学研究”（编号11YB03）、
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编号16PTO3）资助

前言

“比较”（Compare）和“对比”（Contrast）是人类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真正意义上的“对比”和“比较”的思想，应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洪堡特（*William Humboldt*, 1767—1835）的论著，他指出：“只有当人们看到语言这一观念有这么多种体现，并能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从个别和一般两方面进行比较和对比（Compare and contrast）之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及其语言特点”。^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弗里斯（*Charles Fries*, 1887—1967）、拉多（*Robert Lado*, 1915—1995）为代表的美国应用语言学家将“比较”和“对比”的方法引入了第二语言教学，它的基本假设是建立在对学习者母语（*Mother tongu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进行细致描写的基础之上，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可以预测（*Predict*）外语学习的困难所在。在国内学者中，吕淑湘先生非常重视“比较”在语言学习和教学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②他早在1977年《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就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例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

① *Humboldt, Wilhelm von*, 1820,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 Harden and D. Farrelly (eds) Essays on Labguage / Wilhelm von Humboldt,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7, P8.*

②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P7。



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因此，“我们教外国学生，如果懂得他的母语，在教他汉语的时候，就能了解他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① 1992年，吕叔湘先生重新发表了《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再次呼吁“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他还着重强调：“语言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教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就在中国对比上多讲点，主要是讲汉语和英语比较。……我们教外国学生如果懂得他的母语（或者他熟悉的媒介语），在教他汉语的时候，就能了解他的需求，提高教学的效率。”^②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们不断丰富和深化这种对比研究的思想 and 理论。王力先生（1985）也曾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中指出，外语教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中外语言的比较教学”。北京语言大学的王还教授针对汉语语法体系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在具体操作中，对比研究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③

- 一是在议论语法问题时，一定要分清楚语法概念和一般的思维概念；
- 二是同一语法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
- 三是同类词在不同语言的句子中功能不完全相同。

此后三十多年，汉语界、外语界、对外汉语界乃至理论语言学界，在语音、语义、语用和文化等方面的汉外对比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5月到2001年6月，中国对比语言学论著64篇（部），从1995年至2003年，中国对比语言学论著达247篇（部）。^④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外对比的书中，绝大部分研究仅仅满足于语法体系的比附、对照研究，特别是汉英或英汉对比研究，淹没了汉语语法的独特性，背离了对比研

①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77年，P1。

②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王还《门外偶得集》（第3版），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年，P142、P147、P149。

④ 统计数据引自潘文国主编《汉英语言对比概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P14。

究的初衷。针对这种情况,1990年,杨自俭、李瑞华主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集中检视了这一阶段英汉对比研究中的问题与成绩。吕叔湘先生在这本论文集的题词中,再次明确并强调了对比研究的目的:“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①

在对比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三十多年的汉外对比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语言对比的方向至关重要。如果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往往会陷入从**强势语言**(Prestige language)出发来关照**弱势语言**(Nonprestige language)的思维定式,而所谓的“强势”和“弱势”的判定,不是一个绝对数量概念和标准,而是指这种语言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语言学上的描写成熟度。目前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在印欧语各语言之间进行比较和对比得出的结论,间或采用一些非印欧语的外观特征(例如汉语一类的“孤立语”等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综合”的比较,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出现偏颇。因此,如果是**单向性**(Unidirectional)对比研究,只要有一方是英语,“从英语出发”几乎是人们不加思考的选择,目前国内的英语教学即是一例。一方面是因为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地位不可撼动,另一方面,由于百年来仿照西方“葛郎玛”建立起来的中国语法体系建立在拉丁语法框架之上,人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思维做法就是:英语语法的任何一个语法术语和形态标记,几乎都被作为标签贴在形态欠发达的汉语身上,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在具体对比中产生“汉语无语法”的错觉,甚至产生“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的错误结论。^②这样的“对比”研究,恰恰违反了在“对比”、“分析”为基础和原则的**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基本宗旨,不仅淹没了汉语的独特个性,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在普通语言学中找不到汉语的位置,长期使汉语和西方诸语言失去了对话的可能。实际上,很多中国学者已经预见到了这一问题的弊病,例如陈承泽

① 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② 例如,人们很少去探究汉语的“主谓宾”结构与英语中的主语、谓语是不是具有实质上的对等性等。



（《国语法草创》，1922）、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23）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提出如下主张：在对比中强调对汉语这类“弱势语言”个性的关注。

明确了对比的最终目的和操作层面面临的问题，我们再来看本书所关注的面向二语教学的汉外介词对比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概念的名称问题，单从语法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内容来看，英语的“介词”又叫“前置词”，因为它总是置于名词、代词等前面，所以称Preposition；而汉语“介词”的“介”是“介引”的意思，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介绍”，使一类实词与另一类实词发生关系。因此，汉语“介词”主要是用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前面，共同组成介词短语（Prepositional phrase），作名词、形容词的附加成分，分别表示时间、处所、条件、方式、对象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介词”虽然在位置上也置于名词之前，但汉语是从作用上取名的，而英语是从位置上命名的。现在一般把英语的“前置词”译成“介词”，是为了将英汉术语统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介词教学，往往面临两种语言的“介词”的语法功能不对应（例如英语和汉语）问题，或者在两种语言中功能相同的语法概念叫法不统一（例如俄语、日语、韩语和汉语的叫法均不同）的问题。因此，在以上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之前，教师在课堂上的做法就是把不同语言“介词”的各个义项和用法看成是词典上出现的不同义项，基本就是根据课文中义项出现的顺序，结合特定的语境（Context）来孤立地逐个介绍和讲授，学生只能逐个学，挨个记，教师和教材展现给学生的介词知识往往显得零散、孤立，不成系统，多个义项之间难以形成相互关联的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不便于学生记忆和提取。有些教师已经注意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各种差异，为了所谓的“求同”、“辨异”，甚至将不同语言中的“介词”进行简单的比附或意义层面的对译，却不考虑各自的功能差异。通常来说，这样的讲解往往使得不同介词各个义项之间的主次关系十分模糊，习得者们面对与自己母语的“介词”系统相去甚远的一种语言，只能依靠死记硬背，或者在语境（Context）中用猜测介词的含义

的方法来掌握介词的用法，学习效果相对较差。针对学生的习得情况，吕叔湘（1992）指出：“外语有而汉语没有，中国人学外语感觉困难，外国人学汉语不感觉困难。汉语有而外语没有，外国人学汉语感觉困难。”^① 这再次凸显了语言“对比”在教学中的必要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教师的及时指点，仅靠学生浸泡在目的语输入（Target language input）中，我们可以断定，学生自己难以发现或要花很长时间去把握那些不易察觉到的差异（Difference）。而在二语习得界产生已久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的方法，^② 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从对比的视角预测语言的差异和外语学习的困难所在，继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描写”、“选择”、“对比”、“预测”的对比分析方法和操作程序，不但丰富了“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理论，也深化了第二语言教学中人们对语言知识和语言差异的理解，对增强学生认知能力，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比较”有利于学生摆脱固化的母语（Mother tongue）概念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识解（Construal）和运用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新结构。

“对比分析”的语言教学手段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还直接促成了70年代的“偏误分析理论”（Error analysis theory）和“中介语理论”（Interlanguage theory）的诞生，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丰富并推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发展。时至今日，这些理论在指导我们国内英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

追述60年的外语教学历史，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传统的“对比分析”注重的是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上的差异，例如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显性（Explicit）的问题。随着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发展，该理论给传统的“对比分析”注入了新鲜血液。Boers等（2010：8—9）认为决定外语学习的要素有：输入频率、注意程度、目标项目的复杂程度

① 吕叔湘《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有关“对比分析法”的内容，在后文的“相关研究概述”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言。



等。^①显然,除了输入频率之外,能够注意到二语的形式或母语和二语的差别是习得的前提条件;其次,目标项目的复杂程度和母语背景有关,若二语目标有可能受到母语迁移(L1 transfer)的负面影响,则复杂度高,较难习得,因为学习者需要时刻摆脱母语迁移的负面影响,克服母语的识解(Construal)习惯,重新学习并适应和运用新的识解方式。同时,在实际教学中,即使保证有足够的输入频率,我们也会发现二语学习者远不如本族语成功。究其原因,在于已经养成的注意(Noticing)习惯使二语者注意不到二语与母语的不同之处。因此,完全依靠“自下而上”(Bottom-up)进行类比(Analogy)、归纳(Induction)、概括(Generalization)、记忆(Memory)的方法无法让学习者高效习得二语。^②这就需要教师通过显性教学中解释(Explain)、对比(Contrast)等方式,明确指出二语同母语的形式差别,以及二语识解的不同特点。

基于以上认识,当前认知框架下的“对比分析”更侧重于不同语言间深层次的概念/范畴(Concept /Category)层面的比较,这就为“对比分析”研究用来解决教师的教学(Teaching)和学生的习得(Acquisition)开辟了新的阵地。在二语学习中,让学生有意识地建立“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概念,有效地重组大脑中语言知识概念体系,需要外语教师在教学中进行概念层次上的“对比分析”,例如词汇层面的概念差异、语法概念上的差异,以及两种语言隐喻(Metaphor)在概念上的差异等等,让学生从“无意识”的习得(Acquisition)转向“有意识”的认知(Cognition)。这是当前外语教学领域展现给我们的全新课题。

我于2011年申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项目《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

① Boers, F., de Rycker, A. & de Knop, S. (2010). *Fostering language teaching efficiency through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 In de Knop, S., Boers, F. & de Rycker, A. (Eds.). *Fostering Language Teaching Efficiency through Cognitive Linguistics* (pp.1-28).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② Bybee, J. (2008). *Usage-based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Robinson, P. & Ellis, N.C.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216-36).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Robinson, P. & Ellis, N.C. (2008).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don: Routledge.

系统对比和汉语介词教学研究》(11YB03)。此后,从2011年到2016年,我指导的研究生先后有数十名学生加入了这一课题的研究,以对比分析理论为指导,运用多种理论,从各个角度对这一课题展开了系列研究。本书就是这一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大致涉及这样一些内容: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系统的差异;俄语空间前置词与汉语空间介词对比研究;框式介词“在X上/中/里”和英语介词at, on, in的对比研究;汉语介词的“自”和英语介词from的对比研究;认知角度下介词“从”的偏误研究;印尼学生介词“在”、“从”的使用和偏误分析;汉语介词“在”、“从”、“对”与俄语前置词в、из、к对比研究;英语背景留学生运用框式介词的偏误调查与分析以及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对比及汉语介词教学策略等。

应当承认,这些研究目前看来还只能说是初步的、零散的,甚至只是调研性质的,尽管今年尚有中泰介词对比和中韩、中日介词对比的后续研究即将完成,但我们十分期望能对之前的部分研究进行检讨,能够在我们已有的研究上发现新的切入点进行修正,并以此为新的起点,进而提升我们的对外汉语介词对比研究的整体认识和研究水平,使这一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王鸿滨

2017年3月,北京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综 述.....	1
第一节 引 言	1
第二节 介词本体研究	15
第三节 介词研究的相关理论	19
第四节 从汉语史角度对介词语法化的研究	35
第五节 汉外介词的对比研究	46
第六节 对外汉语介词习得与教学研究	49
第二章 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系统的差异.....	55
第一节 引 言	55
第二节 英语的介词系统	56
第三节 汉语的介词系统	63
第四节 结 语	68
第三章 类型学背景下汉英介词对比及汉语介词教学策略.....	70
第一节 引 言	70
第二节 汉英介词对比	70



第三节 母语为英语学习者的汉语介词学习的难点	77
第四节 汉语介词教学策略	80
 第四章 汉语框式结构“在X上/中/里”和英语介词at, on, in 的对比研究	85
第一节 引言	85
第二节 汉语框式结构“在X上/中/里”的语义认知特点	86
第三节 英语介词at, on, in的语义认知特点	90
第四节 汉语框式结构“在X上/中/里”与英语介词at, on, in的 语义对比	92
第五节 基于语料库和调查问卷的考察分析以及教学建议	96
 第五章 汉语介词“自”和英语介词from的对比研究	106
第一节 引言	106
第二节 “自”与from的语义特征及意象图式	107
第三节 “自”与from的对比分析	113
第四节 “自”与from在二语习得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19
第五节 结语	124
 第六章 英语背景留学生运用框式介词的偏误调查与分析	125
第一节 引言	125
第二节 框式介词与英语介词的对应性	126
第三节 留学生框式介词使用偏误调查与分析	128
第四节 针对英语背景的留学生框式介词的教学策略	145

第七章 认知角度下介词“从”的偏误研究·····	153
第一节 引 言 ·····	153
第二节 认知角度下介词“从”的意象图式 ·····	154
第三节 HSK语料库中介词“从”的偏误调查研究 ·····	163
第四节 介词“从”偏误的类型分析与意象图式探因 ·····	168
第五节 纠正介词“从”偏误的教学对策 ·····	177
第八章 印尼学生介词“在”、“从”的使用和偏误分析·····	180
第一节 引 言 ·····	180
第二节 汉语和印尼语介词系统差异 ·····	181
第三节 印尼学生使用介词“在”、“从”的情况及其偏误调查 ·····	182
第四节 预测印尼学生学习汉语介词“在”、“从”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	203
第五节 对印尼学生学习汉语介词“在”、“从”的 教学建议 ·····	210
第九章 俄语空间前置词与汉语介词对比研究·····	213
第一节 引 言 ·····	213
第二节 俄语空间前置词概说 ·····	214
第三节 汉语和俄语空间关系表述特征的异同对比 ·····	218
第四节 汉语介词与俄语前置词特征对比 ·····	219
第五节 俄语常用空间前置词类型分析 ·····	222
第六节 结 语 ·····	225



第十章 汉语介词“在”、“从”、“对”与俄语前置词В, ИЗ, К

对比研究.....	227
第一节 引言	227
第二节 俄语前置词研究概述	228
第三节 汉语介词与俄语前置词的对比	232
第四节 关于俄语表示空间的前置词В, ИЗ, К.....	233
第五节 使用俄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介词偏误调查	241
参考文献.....	256
后记.....	263

第一章 综 述

第一节 引 言

从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的角度看,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和交际工具, 存在着一定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或共性 (Generality), 这使得不同语系间的语言也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 这是本研究的基础。同时,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则认为, 语言是人对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人际世界的感知和体验, 反映的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 是基于感知 (Perception) 和体验 (Experience) 基础上的高级认知活动。也就是说, 身体的感知和体验是高级认知活动必要的基础。即使人类面临的物质世界大致相似, 也具有相同的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的认知能力, 但由于人们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的角度和方式不同, 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体系。不同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方式存在着差异, 这些不同的体验就会体现在语言的差异上, 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例如, 人类对空间的体验基本相同, 空间介词 (Spatial prepositions) 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然而, 不同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方式又是有差异的, 不同母语背景的人所形成的最初的空间概念系统 (Spatial concept system) 就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以空间方位为例, 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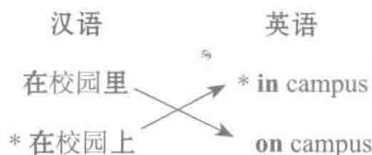


的语言在切分空间范畴时,所使用的“介词”并不相同,以下为英语、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中文五种语言切分空间范畴所使用的介词对比:

	A cup on a table	A plaster on a leg	A picture on a wall	A handle on a door	An apple on a branch	An apple in a bowl
English	On	On	On	On	On	In
Japanese	Ue	Ni	Ni	Ni	Ni	Naka
Dutch	Op	Op	Aan	Aan	Aan	In
Spanish	En	En	En	En	En	En
Chinese	上	上	上	上	上	里

表1-1 不同语言切分空间范畴和相应介词的异同示例^①

上表说明,各种语言的“介词”虽然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不同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方式有差异,因而即使是同一语系(Language family)的两种语言,其“介词”也会存在跨语言或跨文化的差异。例如,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眼中,“校园”再大都是有围墙的;而在英语本族语者眼中的“校园”是不存在围墙的,campus表达的只是一个范围的概念,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如下(*表示不成立,箭头表示对应):



显然,不同民族之间的思维方式是存在差异的,从而使得语言在表达方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俄语的例子:

- [1] Папа работает **на** заводе. 父亲**在**工厂**里**打工。
- [2] В лодке сидит много людей. 许多人**在**船**上**。
- [3] Хлеб лежит **на** тарелке. 面包**在**盘**子**上放着。
- [4] **На** вокале много людей. 许多人在火**车**站**里**。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在……上”和“在……里”分别和现代俄语中的前置词на(例如на столе在桌子上)、в(例如в комнате在房间里)对译。

① 本表引自文秋芳等《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P44。